

原配

□韩国光

我家屋里装有两盏灯。东面屋顶装的是一盏40瓦的吊灯,莲花一般的托盘是磨砂玻璃的。当年结婚装修新房时,考虑到屋里的亮度,又在西面屋顶装了一盏60瓦的白炽灯。新婚妻嫌这盏灯挂在那有些单调,就让她侄女用红编织带编了一“灯饰”,挂在灯下。屋里开灯有着微风时,灯饰会轻轻摆动并来回旋转,屋顶上便映出了一圈边缘如齿轮的美妙灯光。

我和妻子在这两盏灯的陪伴下,过起了柴米油盐的生活,并有了可爱的女儿。幼小的女儿当初睡在摇篮时,我俩时而开吊灯,时而开白炽灯,变换着灯光生怕伤了孩子的眼睛。吊灯的光线是偏冷色的白光,白炽灯的光线是偏暖色的黄光。有时,屋里同时亮着两盏灯,一白一黄的灯光便交相辉映地融在了一起。

后来,随着女儿的迅速长大,已上初三的她眼睛明显近视了。看着她鼻子上架着换了多次的眼镜,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女儿天天要熬夜写作业、复习,她的眼镜度数可不能再加深了。我到灯具店,打算买个亮一些的灯泡,增加屋里的亮度。在老板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只26瓦的螺旋节能灯。我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重扯了一根电线,将节能灯挂在了女儿坐的上方。“啪”“啪”,我揪了两处开关,吊灯和节能

灯相继亮了起来。“太刺眼了。”我坐在女儿的椅子上先体验了一下。随后,又将节能灯换到了西面白炽灯的位置,拧下了白炽灯。

女儿和妻子的脚步声沿着楼道窜进了家门,我开门接过女儿的书包。“爸爸,今晚灯这么白亮啊!”我解释说是新买的灯刺眼太不舒服了,明天去换一只瓦数小一点的。第二天,换了一只23瓦的节能灯装上,屋里反而更白亮更刺眼了,这是怎么回事?卖灯的说,不是一家生产的,不能光看瓦数买,他让我再买一只更新潮的灯试试。我摆摆手说“算了”,回到家女儿安慰我说:“屋里的灯别再倒腾了,那原来的两盏灯它俩好比是原配。”

女儿的话说得真够幽默啊,我和妻子听了都笑了。我在重换回那只白炽灯时心里开始回味起来,这么多年来,我咋就没想过这两盏之间还蕴藏着一些道理呢?东面的吊灯和西面的白炽灯就像一对原配夫妻,它们在平凡的岁月里默默相守,冷暖光线互相补偿,既不各自突出自己也不忽视对方。而我在无意中换去了偏暖的白炽灯,家里的灯光虽变得白亮了,可失去了温暖和谐的氛围,自然是很刺眼了。世上许多东西还是原配的好,我家的灯光也是原配啊。

当晚,我将女儿的桌子挪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女儿面前顿时亮堂了。

我想陪着你

□刘凤侠

我隔三岔五去附近街角的一个小店买肉夹馍。这是一家夫妻店。女人左手拿勺子从炉上的小锅中舀出肉,右手拿刀不停地将在案板上剁碎,问我要不要放辣椒。我说不放辣椒,孩子不喜欢吃辣。女人麻利地拿刀把火烧片开,放入剁碎的肉,装到袋子里递给我,说着“您拿好,吃好再来!”男人在另一旁的小炉上默默地烙火烧,他把揉好的面撕下一小块,摔在小鏊子上,一会儿,五个面团就均匀地贴在了上面,他用手轻压,那些面团变得又薄又圆。男人不善言,见到有顾客来只是点点头笑笑就算打招呼了。

女人的腿上有风吹日晒的高粱红,微胖,高大健壮。男人又瘦又矮,有几分羸弱。女人的发髻高高束起,显得很利落。男人头上有些许的白发,眼角布满了鱼尾纹。渐渐地,和他们熟悉起来。每次碰到,即使我不买肉夹馍,女人也笑着和我打招呼。

那天,我和女人闲聊起来。女人说,他们是乡下人,在离这儿不远的巷子里租的房子。她还说什么,看了一眼男人,没再说下去。男人依旧不说话,默默地烙火烧。

有一段时间,小店关着门,我没见到女人和男人,就

问旁边的人。那人说:她家男人又犯病了,住院了,这次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我赶紧问:什么病啊?那人答:是白血病。他们两口子是为了治病才在城里卖肉夹馍的,一边治病,一边做点小生意,他们不愿意总接受别人的帮助。

隔几日,小店又开张了,我很高兴,赶紧迎上去打招呼。只有女人一个人。“你家那口子呢?”我问。“他身体不好,我让他在家休息呢。这天气,他身体吃不消的,不像我,皮糙肉厚的。”说着,她咯咯地笑。正说着,男人来了,对我笑笑。女人责怪他:咋那么不听话,不让你出来偏出来。男人讷讷地说:我想陪着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男人说话,却是一句入心入骨最温暖的“情话”。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告诉我:男人的病有救了,医院找到了配型的骨髓,马上要为男人做移植手术了。手术费医院给免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好心人捐助的。女人说:等他病好了,我们还卖肉夹馍,把肉夹馍做得厚实好吃,报答这个城市好心人。

我接过女人递过来的肉夹馍,送上我深深的祝福。天空的阳光暖暖的,温馨生花,我觉得整条街道都弥漫着香味。



木刻《老故事》【德】斯蒂莱

青石街

147号

NEW SUPPLEMENT

走廊上的小店

□王召江

小区大门两边,一边是传达室,一边是社区医务室。医务室外侧墙檐下,有一段走廊,长度也就三米开外。

住进这套房的老许,经常围着这段走廊转悠,像是琢磨什么事情。老许是老城区杂品商店的退休职工,老许的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曾在一个国营酒店当采买。采买这项工作,要是“用心”做,油水是很大的,“外快”甚至比工资还高。但小许这人太老实,干了十几年的采买,工资奖金以外的收入,一分钱没赚着。酒店改制后,小许领了改制补偿金,回家歇着了。老许说,这孩子老实,干不了大事业,再找工作也难,寻思着给他弄个小店开,养家糊口。

老许看中了医务室的那段走廊。他找到医务室负责人,花几千元钱包下了那段走廊,用

不锈钢管把走廊封好,在靠里的一端装上防盗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便成了一间小店。小店虽小,油盐酱醋,烟果糖茶,倒也琳琅满目。小许就站在店外营业,有来买东西的,隔着不锈钢的窗棂,指着里面的商品说,给我拿一包烟来。小许便侧着身子走进店里,拿了烟,再侧着身子出来收钱。

我常常光顾小店。老许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围着小店转悠,见了小区的人,笑着上前打招呼。小店的生意日渐忙碌。没有车库的人家,有时中午下了班,把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围着小店附近一溜儿摆放,招呼都不用打一声,就很放心地往家走。有小许和小店在呢。

老许“走”的时候,我去给他磕了头。他留给孩子的这间小店,是我见过的市面上最小的店了,但却支撑了一家人的生活。

我家门前是学校

□洪怀义

今年5月,我搬家到了月牙湖附近的富丽山庄小区。小区里除了30多幢住宅楼,还有小学、幼儿园。小区里的月牙湖小学,大门就开在小区里,门外是一个大广场,我们的楼就在广场南面。站在北窗口或阳台上,就能看到学校。从早到晚不断有声音,可我一点儿也不嫌吵。我和老伴都有当老师的经历,看到学校,觉得格外亲切。

早晨,孩子或三三两两、或家长陪伴,背着书包从我们楼前走过。一会儿,教室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上课了,我想到自己当年在课堂上讲课的情景,或讲解课文、或在黑板上板书、或提问互动;想到当班主任时自己没有课,还时不时在教室外

窗口张望,看看有没有人不守纪律……下课了,同学们涌向操场,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

做课间操时,各班整队入场,喇叭里播放的进行曲铿锵有力,我情不自禁跟着哼唱。当听到陌生但悦耳的上下课乐曲声,不由想到了时代变迁。学校最早是用铁锤敲打铁块作为信号,后来改作摇铃或打钟,再后来就是采用电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成播放乐曲,这也是一种对孩子的艺术熏陶啊。

夏天的一个晚上,忽然听到一阵阵歌声,窗口不时看到一闪一闪的彩色灯光。向外望去,歌声是从学校里传来。仔细一听,原来是举行毕业典礼晚会。我和老伴站在阳台上,那一首首朗诵词、一曲曲歌声,让我们沉醉其中……

微观

○○○

寸步不让

潘玉毅

开车行驶在马路上,眼见到红绿灯路口了,旁边车道上的车头一歪想要挤到前面来,放慢了车速让他先行,结果加塞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例两例,而是时常都能碰到。遇到的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感慨这个世道人心不古或者抱怨现代人的公德心太差,殊不知,自己的纵容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这些“恶行”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

人生,很多时候,让着让着路就窄了,底线就没了,理想成泡影了。别人当习惯了,到最后自己也无可奈何。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无底线、无理由地让步和帮忙,但是你也总得让一条路与人行走吧。如果不想有一天自己无路可走,那么,从今天起,就要做到不该让的寸步不让。

野钓之美

钱续坤

双休日或节假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必定骑上单车,背上鱼竿,兴冲冲地奔向郊外的沟渠塘堰,占据一片偌大空间,静静感悟那有眼有鳞的哲学。

钓鱼是最磨性子的事情,初钓鱼者大多急不可耐地提竿,火急火燎地看饵,心浮气躁地挪窝,结果是心里越急,鱼儿越不上钩。好不容易钓上一条,便会手舞足蹈,呼朋唤友,全然没有“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壶酒,一人独钓一江秋”的雅致与情趣。而真正的钓者则是双手紧握鱼竿,用第六感官去体味鱼儿咬钩前的犹豫与狡黠,上钩也罢,不上也好,始终都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那微微泛起涟漪的水面,仿佛整个身心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这种况味,是否已经达到了欧阳修推崇的境界——“钓翁之意不在鱼”呢?我显然还没有入此境,但能从滚滚红尘中抽出时间,钓风钓雨钓春秋,钓山钓水钓天地,享此一乐,足矣!

情在小处

伍若毅

那些细碎的小事,那些短暂的瞬间,总会像蜗牛一样伸出柔软的触角,让我心生温暖。曾记得,几时在田野上疯跑,跑累了,就躺在山坡的一处草窝里休息。那是一个秋日,阳光暖照,我悠闲地闭上眼睛。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脆响,“啪”的一声,直击我的心灵。我诧异地睁开眼,寻找声音的来处。我面前正对着一片黄豆地,豆叶黄落,豆角饱满,成熟了的豆荚在阳光下炸裂,给了我一种别样新奇的慰藉。于是,我又闭上眼,仔细聆听又一次豆裂的声响,一点也不寂寞。

一个温暖的瞬间,让我学会用心聆听,听到了很多次大自然“豆裂”的声响,也听到人与人之间彼此关心的花语。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